新视界

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 第4期 | 2013年5月5日 星期日 责编:沈月明 视觉:贺 信

在帕米尔高原上 踏寻玄奘足迹（上）

特派记者 姜燕

在去往帕米尔高原之前,记者一直想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到帕米尔去寻路?

当科考队登上一个又一个山口时,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侯杨方经常用的表述是:“我相信,我们是百余年来第一支到达此地的中国科考队。”

公元645年,唐朝高僧玄奘跟随一支商队回国,从帕米尔高原诸多山口中的一个入境,在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上曲折前行,驻留20多天后,经由一条神秘的道路东下高原,顺利归唐。除了玄奘自撰的一本《大唐西域记》,中国史料对他究竟如何穿越帕米尔无只字片语的记载。

这确实是玄奘走过的路线吗?科学最大的意义在于怀疑。

4月10日至26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科考队一行7人,赴帕米尔高原实地考察,试图复原当年玄奘走过的那些道路。记者有幸随行。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记者将此番考察以塔什库尔干县城为中点,分为两部分,从玄奘东归入境到抵达县城为上篇,离开县城到东下高原为下篇。

边境线上的诸多山口

光弄清楚帕米尔高原上那些山口的名字和方位,记者就花了很长时间。

首先得知道什么叫帕米尔。它的英文名字是“Pamirs”,这是一个复数形式。“帕”意为两山之间宽大的谷地,帕米尔共分8个大“帕”。中国境内只有1.5帕,塔克敦巴什帕米尔是最东部的一个帕,全部在中国境内,另外还有郎库里帕米尔的半个帕。

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西部是萨雷阔勒岭,塔吉克语意为“山顶”。它与慕士塔格山、喀喇昆仑山是东部的塔里木河流域与西部阿姆河流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国界线。

当年,丝绸之路便从这些山脉上一个个可通行的山口穿过,进入中国境内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

打开那张一路上几乎被揉烂了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地图》,可以看到本次科考的设计者、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侯杨方用黑色记号笔在边境线上圈出的一个个山口,在当地,山口被称为“达坂”。自北向南分别是纳兹塔什达坂、排依克达坂、西克克吐鲁克达坂、南瓦根基达坂(瓦罕基尔达坂),由此国界线转向东行,自西向东依次为基里克达坂、明铁盖达坂和红其拉甫达坂。

其中纳兹塔什、排依克在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交界,西克克吐鲁克、南瓦根基在中国与阿富汗边境,其余均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边境。

诸多山口,均可通行商道,玄奘到底是从哪一个山口进入的呢?

玄奘从波谜罗川走来

这些山口中,科考队去了纳兹塔什、排依克、南瓦根基与明铁盖,其余山口因通行状况差,只是商队的备选山口,考察价值较低。红其拉甫山口虽是314国道的终点,但因海拔高达4700米,且境外的山形险峻,古代不适合毛驴和驼马行走,少有商队途经于此。

此时,让我们先站在一个未知的山口,回望一下近1400年前玄奘的来时路吧。

《大唐西域记》“波谜罗川”一章中记载,“国境东北,逾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

侯杨方指出,此处的“波谜罗川”指的是8个帕中的大帕米尔,在塔吉克斯坦境内。

在塔什库尔干县,科考队邀请当地老干部们座谈,原县政协副主席、也是当地自学成才的玄奘之路学者马达尔汉说,帕米尔在中国被叫作“普迈以”(塔吉克语,意为富饶的牧场),与《大唐西域记》里“波谜罗”的发音较为相近。但在地理范围上,老人们说的“普迈以”原来指的就是大帕米尔。

在波谜罗川,玄奘看到了什么呢?他详尽地描述了在川中所见,“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之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玄奘归国穿越帕米尔时正值夏季,100多年前,一支支欧洲探险队途经大帕米尔,看到了与《大唐西域记》所记一般无二的景象。

大龙池到底是哪个湖?

接下来的记述中,玄奘明确提到“波谜罗川中有大龙池”。大龙池又在何方?有人认为玄奘所见到的是位于中国境内的小喀喇库里湖,《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0年7月号的一期帕米尔专题,便将大龙池定位于此。19世纪也有欧洲探险家认为是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大喀喇库里湖。

但侯杨方认为,大龙池绝不可能是大小喀喇库里湖,而是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大帕米尔的萨雷库里湖。

这里,我们必须要把《大唐西域记》再往前翻几页。在“达摩悉铁帝国”一章里,玄奘说,“睹货逻国故地也……临缚刍河。”他所描述的地方就是瓦罕古国,这里的“缚刍河”,便是阿姆河的上游喷赤河、大帕米尔河。这说明玄奘当年是沿喷赤河自西向东溯流而上,到达其发源地大龙池,即萨雷库里湖,继而东行。

侯杨方认为,大喀喇库里湖在瓦罕以北数百公里,玄奘不可能到过那里。小喀喇库里湖在石头城即今天的中国塔什库尔干县城北边,波谜罗川(大帕米尔)是一个东西走向的帕,玄奘如想从瓦罕走到那里,必须“东北行”翻山越岭。而《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他“自此川中东南……行五百余里,至揭盘陀国”。揭盘陀国的都城即石头城,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县城所在地,在塔吉克语里,塔什意为“石头”,库尔干即“城”。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小喀喇库里湖距离石头城太近,只有100公里左右,而玄奘是“行五百余里”,才到了揭盘陀国。

玄奘走的不是明铁盖

玄奘“自此川中东南”,前往揭盘陀国。“东南”方向的确定,排除了中国与阿富汗接壤的南瓦根基山口、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明铁盖山口及红其拉甫山口,从而将目标锁定在东向的纳兹塔什山口和东南向的排依克山口。

在前3个山口中,明铁盖是长期以来具有权威意义的玄奘入境山口。4月23日,科考队驱车前往明铁盖山口,在海拔4200米处,见到了2005年中央电视台与喀什地区人民政府立的纪念碑,上面刻的是红学家冯其庸题写的“玄奘取经东归古道”。对此论断,侯杨方表示反对。

冯其庸在其《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考察记》一文中论证,其一,《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达摩悉铁帝国,即阿富汗的瓦罕地区,这一点与侯杨方的观点相同。但冯其庸随后提到“再联系我进山时的公主堡附近路口看到的‘瓦罕通道’路标,这就十分确切地证明了这条‘瓦罕通道’,就是当年玄奘回国的古道,而明铁盖是其必经的山口。”侯杨方指出,中国境内的河谷不叫瓦罕走廊,瓦罕与中国没有丝毫关系,向西穿过南瓦根基山口后才是阿富汗的瓦罕地区。冯其庸经过的路标处,侯杨方表示那里应是纯正意义上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纯正的帕米尔只指这一块牧区,后来扩充到塔什库尔干河谷的农区)或卡拉其谷河谷。

其二,明铁盖在柯尔克孜语里的意思是“一千头公黄羊”,冯其庸在前往明铁盖的途中听闻一个波斯商人赶着一千头黄羊和骆驼遇雪灾覆顶的故事,他认为故事与《大唐西域记》中“奔穰舍罗”中的一段记载恰好相合,故为有力证据。侯杨方则指出,玄奘“奔穰舍罗”时,已经离开石头城,与明铁盖山口更扯不上关系。

侯杨方还指出,无论是走南瓦根基、明铁盖还是红其拉甫,都不符合玄奘“东南行”的方向定位,只有“东北行”甚至“西北行”才能到达这些山口。而且在明铁盖以南区域也无大龙池这样的地貌。

纳兹塔什还是排依克

从地图上看,从萨雷库里湖向东,纳兹塔什山口在上,方向偏正东,排依克山口在下,更符合东南向的定位,但两相邻近,都有可能。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早年的著作《古代和田》认为玄奘走的是排依克山口的可能性较大,但在晚年的《古代穿越帕米尔之路》中又转向认为是南瓦根基山口。侯杨方本人在到达这几个山口之前,也犹豫不定,认为玄奘有相当大可能走的是排依克山口,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纳兹塔什山口,而南瓦根基山口并不符合“东南行”的方位。

(下转A15版)

■ 全体科考队员登上乌戈里亚特山口